



【心香一瓣】

父亲的骄傲

□王玉革

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十五个春秋了。记得当年我高中辍学回家，父亲的脸上瞬间增添了许多沧桑，他喃喃地说：“考不上学就跟着我学瓦匠吧！”在农村，有一支自发组织的盖房施工队，父亲便是其中的一员，同时还兼任会计。就这样，我踏上了跟随父亲劳作的道路。当时我还不到十九岁，身体单薄，根本受不了搬砖的苦楚，常常暗自流泪。父亲看在眼里，只能摇头叹息。

由于东家(雇主)不管饭，我们只能到路边小店买饭。那天，我们买了两碗馄饨。父亲心疼我劳累，不断从他的碗里舀馄饨给我。我不好意思，便让来让去，引得旁人侧目，让我羞愧难当，气鼓鼓地吃了几口便离开了。等我回去时，父亲自己吃完了馄饨，又给我买了两个馒头。这件小事让我深切感受到了父爱的真挚与生活的不易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农村刚刚实行包产到户，农活全靠人力，无农事时还要外出打零工。对于一个初入社会的孩子来说，这样的生活实在太难了。父亲看在眼里，痛在心里，时常抽着手卷的旱烟，长时间与母亲无言以对。

临近年关的一天，父亲带着他的好友——村民兵连长来到家里，商量着让我去当兵。考虑到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，况且年纪还小，奶奶和两个姐姐都反对，母亲也十分纠结。然而，父亲和我都怀着一个当兵的梦想。在父亲的不断说服和鼓励下，我犹豫、迷茫又留恋地踏上了当兵的道路。

入伍后，每当我在部队立功受奖时，都会写信告知父亲。父亲总会找机会在村里炫耀一番，并在回信末尾叮嘱我要在部队好好干。我参加军校考试后，还没收到录取通知书时，全村就已经知道我考上了军校。“如果孩子没考上，你脸往哪搁哟！”母亲数落着父亲。而父亲则斩钉截铁地回答：“我的孩子我知道，他一定行的！”

过年回家探亲时，我去长辈家拜年，想要换下军装穿上便服，父亲却不允许。他说：“穿着军装多好，显精神！”多少年来，只要回家探亲，我就已经习惯穿军装。直到部队新条令颁发，要求出差休假要穿便装，我才向父亲说明情况，换上了便服。我理解父亲的心情，更明白他也有一个从军梦，而这个梦想在我身上实现了。

父亲临终前，我休假陪伴在他床前。由于肺癌的折磨，他憋得喘不上气来，眼睛瞅着我，指了指陪在床前的母亲和两个姐姐。我含着泪水答应父亲会照顾好她们，父亲轻轻点了点头，然后闭上了眼睛。父亲走得匆匆，却也走得从容。他活了不到70岁，辛苦地把孩子养大成人，各自成家立业后，却没有跟着好好享福。

父亲的一生虽然平凡却极为好强。在生活困苦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他竭尽全力维持着这个家，没让我们挨过饿。包产到户后，他精心耕种庄稼，收获粮食有节余，并在农闲时外出盖房打零工挣钱。在村里，我们也算是富裕人家，然而，在父亲内心深处有着传统的观念——光宗耀祖。直到我军校休假归来，他带着我挨家挨户串门拜访亲戚时，从别人羡慕的眼神中，他的心灵得到极大的满足。每次我邮寄钱回家时，父亲都会逢集去镇里取钱，并在遇见熟人时炫耀一番，说孩子给钱了。这种好强的性格虽然被母亲和两个姐姐的多次劝说，但他总是笑着说：“我控制不了自己啊，就想说出来。”

父亲走后这些年里，他的音容笑貌常常出现在我的梦中，时刻提醒我要努力工作好好生活。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挫折，我总会想起父亲的教导——要好好干！为自己，也为父亲！让在另一个世界的父亲放心！

【念念亲情】

清明忆故人

□杨曙明

这些年来，每逢清明节来临，我的心里总会涌出隐隐的痛，尤其是近两年，这种痛感尤为强烈。

年近七十的我，在人生旅途中，已经经历过多次悲痛欲绝的时刻。先是父亲和兄长别我而去，后是母亲和爱妻离我远行。从父亲去世后的次年起，清明节的切肤之痛就随之而来。尤其是母亲和爱妻别我远行之后，这种切肤的痛感就更加强烈、更加深沉，也更加持久。

父亲去世于三十七年前的初冬，那年我刚过而立之年。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老革命，去世前刚离休还不满一年。父亲出生在沂蒙山区，身世非常悲惨。童年即失去双亲，兄长和姐姐含辛茹苦把他带大。参加革命以后，父亲长年累月废寝忘食，身体更加羸弱，最终积劳成疾，以致未能充分享受愉悦的离休生活和晚年的天伦之乐，就匆匆离开了人间。打那以后，每逢清明，我都会给父亲送去祝福。

兄长去世于1996年的隆冬时节。英年早逝的他，那年才四十一岁。兄长大我不到两岁，年龄相仿的我们，小时候自是没少打打闹闹。可是，打闹归打闹，感情归感情。虽然我们兄弟俩“内斗”不止，但对“外”却是“同仇敌忾”。记得当年我与邻里街坊的孩子们争执时，兄长只要听到消息，就会立马跑过来相助。当然，他如果有在外有难，我也会以最快速度去帮助他。兄长去世前那两年，工作极不顺心。对此，我本有能力帮助他，但碍于面子，加之优柔寡断，让我错失良机，以致让他在郁郁寡欢中抱憾而去。二十多年来，每每想起他，想起这件事，我就无比内疚。因而每逢清明，我都会给兄长寄去我的歉书，寄托我的哀思。

八年前的正月初八，母亲与世长辞。那日，距老人家八十四周岁生日还有个把月的时间，让我无比痛心。母亲是老济南，家世却非常清贫。她从小吃苦受累，六七岁就在家负责照顾弟弟、妹妹，八九岁就经常外出挖野菜、扫煤渣，十二三岁就进工厂做了童工。她老人家晚年腿痛难忍，据大夫给我讲，其病因与年少时披星戴月的辛苦劳累有很大关系。母亲去世之后这几年，每逢清明，我都会对着苍苍天空呼喊：“母亲，母亲，我爱您，我想您。”

人生在世，无论是父母子女间，还是兄弟姊妹间，即便感情再深再好，也有诀别的时候，夫妻间同样也是如此。但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妻子不仅走在了我的前面，而且还走得这么早，以致让我心痛不已。那是前年初夏，她在被病痛折磨了三年之后，愁肠百结地与我诀别而去。我与她休戚与共，共同生活了四十二年，她临行前之所以愁肠百结，皆是因为心里放不下我这个生活的弱者。其实，结婚之前我并非“弱”，不仅不笨不懒散，而且还非常勤快能干，且干活利索。可是，自打结婚之后，妻子的贤惠让我渐渐远离家务，在自觉不自觉间养成了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的习惯。妻子走之前，对我今后的生活进行了尽可能的详尽计划，如今我能安度晚年，离不开她临行前细致入微的周到安排。谢谢我的爱妻，我不会辜负你的期望，我一定牢记你的嘱托。

人老了大都喜欢忆旧，清明临近，如烟的往事潮涌般拥进我的脑海。或父亲，或母亲，或兄长，或爱妻。天堂上的亲人们，虽然阴阳两隔，但我已把思念织成无形的信笺，当每年四月风起时，带着艾草清香的纸灰会化作千只白鹤，替我把这些年攒下的祝福和问候，一字一句说与你们听。

【步履寻章】

头顶韭菜

□孙道荣

被人理了几十年的头发，忽然觉得，理发师在给我理发时，多么像割韭菜。

之所以忽然生出这个念头，是因为我发现，头发多么像韭菜，割了一茬又一茬，割了一年又一年，我们的脑壳子上，仍然韭菜丛生。唯一的不同是，随着年龄增长，“韭菜们”变得稀疏了，原来是黑黝黝的，现在变得斑白了，像多年生的韭菜，终于开出了一朵朵的白花。

小时候我也割过韭菜。薅起一把，揪成一簇，挥起镰刀，“咔嚓”一声，韭菜就被拦腰割断了。理发师也总是一把把地揪住我们的头发，只听到“咔嚓咔嚓”的细响，头发就像韭菜一样，悠然飘落，在系住我们脖子的围布上，落下密密一层。年轻的时候，是一缕一缕的青丝，现在飘零的是一簇一簇的银丝，触目惊心。

我每次都希望理发师能剪得短一点，但理发师却是个软心肠，总是手下留情。也许他是害怕我的头发长得缓慢，他要长时间没有韭菜可割，他割韭菜的手艺，岂不荒废了，呵呵。其实头发比韭菜长得还快，尤其是在你不得意的时候，尤其是你潦倒落魄的时候。就像小时候我家的菜园子，家里越穷得叮当响，地里的韭菜就越瘦，跟我们一样营养不良；而条件好的人家，富得流油，粪肥也似乎更肥沃一些，滋养得他们家的韭菜也嫩嫩的，肥肥的，掐一把，都能掐出油脂来。

成年之后，我喜欢上了三七分，这个发型保持了三十七年，以至于我头顶上的头发们，都习惯了自动站队，泾渭分明，一副老死不相往来的样子。就算出了门，遇到了乱风，把头发刮得一时凌乱，你一甩脑袋，刚刚还纠结在一起的头发，就立即各归各位。也有人喜欢剃光头，

一了百了。哪里能了得了？刮得再干净，只要头皮还在，就像地里的韭菜，都齐根割了，用不了几天，它就一定又长出一地的新韭菜来。

对付长发，要用剪刀，短发则需用推子。我喜欢推子贴着头皮游走的声音，“嗡嗡”的，像个小蜜蜂。推子贴着耳根，往上游走，“嗡嗡”的声音，忽远忽近，很像是瞌睡虫在门口召唤。真有这样的時候，我一时迷糊，被瞌睡虫临时带走了，脑袋突然耷拉下来，理发师手里的推子来不及躲闪，就在某侧的发丛里多了个坑。理发师只好用推子推去周边更多的头发，将坑补平，使头发们看起来保持一致。这次的发型会显得古怪，害得我好几天不好意思见人。好在新头发很快会长出来，掩盖住那点缺陷，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。

最后，理发师会将我们的头发吹干，成型。我喜欢风在发丛里穿梭，每一根头发都飞扬起来，像韭菜在春风中欢乐的舞蹈。头发在摇摆之中，都找到了各自的最佳位置。这一定是我们的头发最好看的时刻。你能骄傲地保持一整天，直到你夜晚进入梦乡，在一团乱麻般的睡梦中，将成型的好看的头发揉乱。你昨夜的梦有多凌乱，你的头发就有多凌乱。反过来也一样。可怜的头发的枕头一样，又被你的梦蹂躏了一夜。

只有一样事情，一向是让我不大满意的。每次理发师在割完了我头上的“韭菜”，给剩下来的韭菜们清洗的时候，他总是——一遍遍地挠着我的头皮。鬓角两侧，已被他挠得生疼了，天灵盖的西北角，那块痒酥酥的头皮，他却怎么也挠不到。唉，看来挠头皮这个事，还真只能自己挠。就像人生中的痒，只能自己挠；人生中的痛，也只能自己去疗伤。